

試論園林審美意象比較 視野與文化合流

張祖群 北京理工大學

摘要：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同時誕生中國傳統園林與西方古典園林兩種類型，都是各自文化基因的體現。以比較文化學為視野，從審美意象出發比較中國傳統園林與西方古典園林在基本結構、意象表達、生成機制上的不同。中西園林美學差異可以歸納為自然美與人工美、意境美與形式美、自然擬人化與人化自然、含混與明晰、出世與入世、重情與唯理。求同存異，人類也是一個整體，東方園林從「師法造化」到「中得心源」，東西方都走向藝術意境的綜合創造，兩者審美觀念和心態趨同也反映了人類環境藝術審美的合流。

關鍵詞：中國傳統園林；西方古典園林；審美意象；比較文化學；文化合流

一、問題提出

朱迅、張伶伶 (2015) 從審美體驗出發，基於感知、體驗、意象、價值等核心關鍵字解析環境藝術審美系統構成要素，闡釋環境藝術審美的內在過程^[1]。審美認知圖像是兩者的合體：一方面是外部的表象形態，另一方面是抽象的力量。外觀形態是現實主義的或是抽象的，都會產生某種力量的形式，對人的神經系統產生與之相應的類似的力量形式，令其進入到「激動的狀態」，情緒體驗和感受由此產生。這其中的審美圖像成為「具有意義的力量形式」，它能夠表達情感資訊。在中國的園林思想設計中，「源於自然而又超乎自然」的理念被發揚光大，園林環境的美學觀主要表現為融於自然、師於自然和觀於自然等幾個方面。對於自然的瞭解，將其中的和諧元素發掘出來，探尋美的規律，進而塑造優美的園林環境景觀。最終使人文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被自然完美交融，並形成富有詩意的圖畫感和白描式留白的審美想像。這種美感不僅僅來自於視覺感受，還來自主觀的感受與思考^[2]。以園林意象為出發點，在環境藝術要素中比較人類文明進程中

的中國傳統園林與西方古典園林，可以分析中西園林營建文化差異內在邏輯。

二、園林審美意象的東方視野

(一) 基本結構

中國傳統園林充分考慮在人工物體量與自然環境和諧協調。園林山水比真山水要小得多，多以自然地形地貌為基礎，慎於大開大合，大興土木，以內在自然機理中形成河湖水系或「一池三山」的道仙格局。從建築類型而言，從類型單一到形態多樣，並逐漸走向成熟，有堂、廳、樓、台、閣等體量稍大的建築，也有如軒、館、齋、室、榭、舫、廊、亭、牆等體量較小的建築與之呼應，主次分明，相映成趣；從建築技術而言，沿著以木構架為主要結構形式發展；從藝術風格而言，呈現周至春秋戰國創立時期、秦漢成熟時期、魏晉南北朝融匯時期、隋唐全盛時期、宋遼金元延續時期、明清停滯時期等明顯時代分層特點^[3]。中國傳統園林中的人工建築體量不能太大，常常需要採用化整為零手法來佈置，按功能需要來設置。建築物常用廊、牆等過渡空間連成一體，佈局造景十分靈活，「房廊蜿蜒，樓閣崔巍」，形成



內在結構空間。

中國傳統園林在世界園林體系佔據獨特地位，將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營建了一幅充滿詩情畫意的現實畫卷^[4]。中國傳統園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人類活動特點、文化需求變化而產生相應變化，因而成為特定時代自然、文化與技術等記錄者。從人與環境關係而言，從最初的利用天然環境，挖池築台，植樹造景，逐漸發展到模仿自然環境再現自然美。

(二) 意象表達

風景園林是自然美、生活美、藝術美的有機結合，形成自然風景規劃、人工建築風景規劃設計兩種不同趨向。人類對大自然的審美心理貫穿神化自然、物自體自然、移情推愛與自傳式傾聽自然三個階段。園林意境是造園者所嚮往的，故園林景觀藝術審美中的意象生成與意境展現，也寄託著造園者的情感。園林主人的秉性喜好、個人際遇、對文化藝術的修養、造園工匠的學識修養和對園林的理解等，都會對園林的設計風格與營造產生極大影響。

(1) 山水意象

在皇家園林中，承德避暑山莊景區（湖區、平原區和山區）設置是清帝國版圖縮影，宮殿區設置則是縮小紫禁城佈局，在表象環境中蘊含著中華大一統和滿族最高統治地位的抽象張力。

1. 承德避暑山莊三大區域設置（湖區、平原區和山區）



圖1 承德避暑山莊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分佈（根據文獻^[5]）

湖區：湖區象徵著水的流動性和活力，同時也是清朝統治者對於大自然的掌控。湖區的佈局往往與皇家園林中的水景相似，反映了皇權的尊貴與自然和諧的共生。平原區：這是最接近實際居住區域的地方，代表了平穩、安定的政權象徵。平原的開闊、平坦象徵滿洲統治者所推崇的廣袤疆域和權力的無限擴展。山區：山區代表著屏障和權威的象徵，山勢的雄偉反映了清朝的強大力量和穩固政權。

2. 宮殿區與紫禁城佈局的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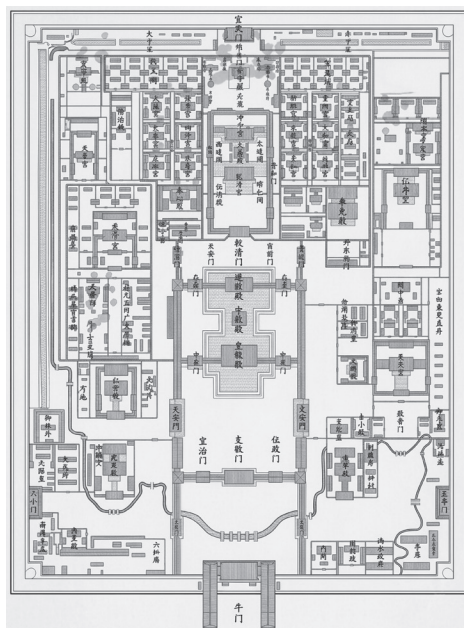


圖2 紫禁城的平面圖（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館官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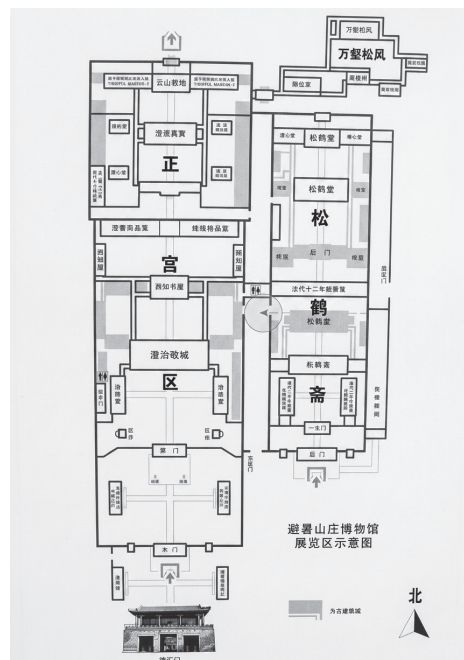


圖3 承德避暑山莊宮殿區的平面圖（圖片來源：承德避暑山莊官網）

紫禁城佈局的縮小版：宮殿區模仿了紫禁城的核心結構，宮殿區的中央區域常為皇帝及其親屬居住之地，象徵著天子獨尊的地位。承德避暑山莊宮殿區的佈局通過對稱、嚴格的空間安排反映了古代帝王權威的象徵。

3. 抽象張力與大一統思想

中華大一統：避暑山莊通過景區的設計展現了大一統國家的理念，尤其在園林的設置上，強調山川河流的統一和對自然力量的駕馭。尤其是湖區與山川相互交織的設計，表現了中華大一統思想的核心精神。滿族最高統治地位的體現：避暑山莊的設計也融入了滿族的文化元素，如滿洲宮殿的裝飾、滿族傳統的建築風格，這些都體現了滿族統治者的文化身份與權力，承德避暑山莊建築上的壁畫與題詩，也反映出順治皇帝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對滿漢文化融合的宣導與推崇。^[6]

在私家園林中，蘇州園林多借自然環境山水勢頭，營建的精緻園林表象，在曲徑通幽中隱藏著仕途失意，標榜隱居的文人精神困境。遊人在觀賞時，通過觀察、思考、體悟來感受不同主人與造園工匠所想表達的園林審美意象。嶺南園林則是中國私家園林另一種極具特色的園林支系。嶺南園林在整體佈局和建築風格上受地理和氣候的影響較大，突出「風、水、竹、石」的元素，注重借助自然景觀力量，體現出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意境。與蘇州園林的含蓄內斂有所不同，嶺南園林運用了大量的對稱結構以表現形式美感，使得形式更加輕盈、流暢，更加強調開放性與流動感。

4. 從「借景江南」到構築江南山水。

隨著唐宋變革之後，中國江南的進一步開發，江南地區呈現繁榮的士農工商社會。尤其是晚明士子文人參與造園，從模擬江南山水「借景江南」，以園林、詩、畫、園記等多種文化形態構築詩情畫意的江南山水意象^[7]，使得造園者、園林主人、遊園者乃至後世都產生同頻共振。《園冶》

中提到：「山如同園林的骨架，水宛如園林的血脈，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8]園林作為人類與自然的橋樑，其審美意象深刻反映了文化的內涵與藝術理念，尤其是在園林審美意象比較視野與文化合流的背景下。園林設計不僅是空間的安排，更是文化哲學與自然景觀的有機結合。通過對自然景觀的巧妙借景，園林呈現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試圖將自然的無窮力量與人類的精神世界融合。在這種設計理念下，遊人在園林中漫步時，能在感官上體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和能量，與環境產生深刻的互動與共鳴。



圖4 蘇州園林抽象政圖手繪意象圖

（圖片：蘇州文旅官網）

5. 模仿嶺南山水重塑南國意象

園林不僅僅是自然景觀的簡單再現，更是文化、哲學與藝術相互交融的載體。

唐宋之前，嶺南都是文人流放的瘴氣之地。在宋元之後，海洋貿易興盛，嶺南成為沿海港口與中原、北方腹地的強大緩衝，北方大量移民和來自海洋社會的其他族群參與到嶺南社會文化建設上來，不斷改寫北方人對南方的地理想像。嶺南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向「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嶺南逐漸從蠻荒邊地向移居南國人居環境轉換。以明、清時期修建餘蔭山房為例，這座典型的嶺南園林通過山水意象運用，展現了自然與文化的深度結合。餘蔭



山房的設計秉承「山水有情」的理念，借助山水的自然形態與意象，描摹南國「中華文昌文化」和紅雨綠雲景觀，表現人與自然共生的哲學思想。園林中的山石、池塘、曲徑和綠植等元素，通過精心佈置，「藏而不露，縮龍成寸」，構成了豐富山水畫面，傳達出一種天地合一的美學意境。特別是在園林的山石佈局中，不僅是為了表現自然的雄偉和奇特，還隱喻了人與自然的互動與相互依存，表達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假山、曲水、植物等合理安排，融合了嶺南文化的審美特色，強調自然景觀的流動性與變化性，體現了「無常」與「生生不息」的哲學觀念，使得遊人在園中漫步時，仿佛進入了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理想境地。山石的佈局從文化合流的角度來看，餘蔭山房中的山水意象不僅僅是嶺南自然景觀的再現，更蘊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嶺南深厚文化內涵。其設計充分體現了道家與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因此，餘蔭山房作為山水意象的典型代表，既是自然景觀的藝術表現，也融合了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示園林設計中自然與文化的有機合流。

(2) 建築意象

徽派園林是中國傳統園林的一個重要流派，以安徽徽州地區的建築風格為代表，融合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自然景觀。徽派園林中的建築意象不僅體現了自然景觀的和諧美學，還富有深厚的文化象徵和哲理內涵。徽派園林中的建築大多緊密與自然景觀相融合，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園林建築常常依山勢、水流、植被等自然因素佈局，利用自然環境創造出和諧的空間氛圍。建築與園中的假山、水池、橋樑等景觀相互交融，體現了「山水有情，建築有意」的理念。例如，徽派園林中的建築常通過窗戶、門口等開口與外部景致相連接，使人們在建築中看到遠處的自然景觀，達到了建築與自然的無縫銜接。徽派建築形式具有明顯的象徵性，反映了徽州文化的獨特性。徽派園林中的亭、台、樓、閣等建築，常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崇敬與對人生哲理的思考。亭通常是用於休憩和賞景的

建築，象徵著安逸、寧靜與人與自然的和諧，亭子的設計往往簡單而優雅，屋頂多為飛簷翹角，極具動感；台則象徵高遠、超脫，常作為觀景的平台，用以表現志向和超然的思想，台的構建常用以突出「居高臨下」的感受，暗示對更廣闊視野的追求；樓閣則多為多層建築，用以提升空間的層次感，同時象徵文化的深遠與歷史的積澱。

徽派園林中的建築意象往往通過空間佈局、光影變換來創造一種深遠的意境。例如，建築物與景點的佈置，常通過虛實、遠近、明暗的變化，構建出富有層次感的空間體驗。徽派園林特別強調「借景」的手法，在建築中通過巧妙的設計使得周圍的景物成為園林的一部分。亭、廊等建築不僅是休憩的場所，也是通過框架與視角形成景觀的「畫框」，從而賦予景物新的意境。徽派傳統建築極為重視裝飾藝術的呈現，其裝飾風格深刻反映了徽州傳統文化建築中獨具特色的審美觀念^[9]，常常使用徽州地方特色的材料和裝飾，如雕刻精美的木門窗、磚雕、石雕等，這些裝飾在增添建築美感的同時，也表達了徽派文化中的家族傳承、文人雅士的精神寄託。例如，徽派園林中的雕刻常具有濃厚的書畫藝術風格，文字、詩文、花鳥、山水等圖案常常寓意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徽派園林中的建築佈局往往採用對稱與不對稱相結合的方式，傳統的對稱佈局代表著秩序與和諧，而不對稱佈局則帶來一種自然、靈動的美感。通過這種佈局方式，徽派園林中的建築不僅給人一種視覺上的平衡感，也給人帶來思考上的深度，表現了對自然美與人類理性思維的雙重尊重。

徽派園林中的建築追求的是一種「簡中見雅」的美學，許多建築在造型上簡潔，但在細節上極為精緻。比如，木結構的雕花窗櫺、精細的磚雕和石雕等，都展現了徽派工匠的巧思與技藝。建築本身的構造和裝飾常以「以簡馭繁」為原則，使得園林建築即便在複雜的自然景觀中，依然顯得精緻而不浮誇。

總的來說，徽派園林中的建築意象是文化、自然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徽州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深厚的哲理思想。無論是空間佈局、建

築形式，還是文化符號的運用，都在徽派園林中展現了一個以「天人合一」和「人文關懷」為核心的美學世界，這些建築不僅是園林的組成部分，更承載了豐富的文化象徵與深遠的思想內涵。

（3）植物意象

人們植樹養花種草，將思想感情注於植物景觀，把植物之「美」和人格之「善」完美結合，形成中國傳統園林特有的植物美學。不同植物形成意象風格，在中國美學中，植物意象常常與自然、人生、哲學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理想化的文化符號。中國園林藝術便是這種美學思想的體現之一。園林中的每一棵樹、每一株花、每一塊石頭，都會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和象徵意義。例如，桂花象徵團圓和吉祥，竹子象徵清新和堅韌，而梅花則象徵高潔和不屈不撓。園林景觀不僅僅是植物的集合，它更是思想、情感和哲理的載體。此外，中國古代的詩詞、書畫中，也常常通過植物意象表達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例如，杜甫在《春望》中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表達戰爭帶來的社會動盪，草木在其中承載了作者對社會的失望與惆悵。植物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與生態學、園藝學密切相關。

儒家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中國傳統園林不斷在園藝學與生態學實踐中體現「天人合一」思想。植樹、養花不僅是美化環境、豐富生態的行為，也是人類與自然的對話與和諧共存的體現。例如，在園藝學中，種植植物的過程不僅關注植物本身的生長和繁茂，還注重與環境的協調，體現了生態學中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這一過程中，植物不僅是美的享受，更是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紐帶。植物意象在中國的文物學研究中，也有著重要的地位。在許多古代的文物中，植物圖案經常被用作裝飾元素，寓意生命的延續和自然的力量。中國古代的青銅器、瓷器、織錦等藝術品中，植物圖案往往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代表繁榮、昌盛與長壽。通過這些文物，人們能夠感受到古代文化中對植物意象的崇敬與珍視。

植物意象在中國文化中承載了豐富的哲理和人文價值。儒家思想中的擬人化概念，使得植

物不僅是自然的產物，它們也成為了文化、思想和倫理的象徵。無論是在園藝、生態學的實踐中，還是在文學和美學的創作中，植物都被賦予了深刻的象徵意義，它們成為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之間聯繫的紐帶。通過植物意象，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美學理念和人文精神。

明末造園家計成在《園冶》提到「因境適樹」，即是根據園林的地理環境、空間佈局以及整體氛圍來選擇和配置適合的植物。換言之，在植物配置上需注重與周邊自然環境的契合，以此營造出更為協調統一的景觀風貌。

中國傳統園林植被配置深受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中國園林中，植物的選擇不僅僅是為了美化景觀，還蘊含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寓意。例如，梅花、松樹、竹子等植物被廣泛使用，它們在中國文化中承載著象徵意義，如梅花象徵堅貞不屈的品格，松樹則象徵長壽與節節高升的精神。而且，許多園林植物的選擇與古代詩詞、繪畫等藝術形式緊密相連，園林景觀往往充滿了歷史的氣息與文化的積澱。

中國傳統園林的植物配置和整體佈局往往反映了中國人對自然的獨特理解與哲學思考。例如，「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園林設計中，植物的選擇、佈置以及與水、山石的搭配，體現了對自然的尊重與人類智慧的傳承。像是楓樹、杏樹等植物在秋冬時節變化的色彩，展現了四季更替的自然法則，也反映了中國文化中「時光流轉」與「無常」的哲學觀念。通過精心選擇植物並將其融入自然景觀中，園林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例如「移步換景」的設計思想，常常讓遊人在園林中徜徉時，隨著腳步的變化感受到不同的景致，這種「文化感」浸透在每一個細節中，成為園林設計不可忽視的部分。

在中國園林中，植物不僅僅是自然景物，它們和人的互動和聯繫也十分重要。人們通過與園林景觀的互動體驗，感受到的並非冷漠的自然，而是人文的關懷與情感的寄託。植物的佈局往往通過「因境適樹」來表達設計師對使用者的情感



考慮。例如，在小徑兩旁種植枝葉細膩的花卉、或在池塘旁擺放石雕與竹林的結合，傳達了一種人與自然親密接觸的情感。在園林中，植物的生長週期、開花時節、樹木的變化等，能夠引起人們的思考與共鳴，讓人體驗到一種既符合自然法則又與人心相契合的和諧美感。例如，梅花的開花時節常常與中國人的節令感、節慶感相結合，竹林的翠綠則給人一種安靜、舒適的內心感受，傳遞了人與植物之間的情感聯繫。

通過植物的適當選擇和佈置，園林景觀呈現出一種天與地、人與自然之間的對話，遊客在園林中漫步，仿佛置身於自然與人文交織的詩意世界。這種景觀不僅是視覺上的享受，也是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植物、山水、建築等元素在此交織共生，形成了一個統一的、自然的藝術空間。中國傳統園林中植物景觀所體現的歷史感、文化感、人性感等彰顯厚重的人文價值，呈現山水意境自然觀和「天人合一」的思想。

當遊客漫步於中國傳統園林時，所領略的不僅僅是眼前的實景，更有在腦海中浮現的無限遐想。園林的遊覽體驗不僅帶來視覺上的愉悅，還能激發內心的情感共鳴，成為靈感的源泉。淡雅幽寂、意境深邃幽深賦予了中國傳統園林深刻的文化內涵，使中國園林始終在世界園林體系中獨樹一幟^[10]。

（三）生成機制

中國傳統園林強調「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所有造園要素以融於自然、順應自然、表現自然為上，形成樸素的环境美學思想。在認識自然、理解自然中發現自然、創新自然之美。將自然環境與人文理念、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融合在一起，以含蓄方式表達詩情畫意與留白審美意象。不以感官直接獲取粗淺之美，而且是一種由感官觸及心智的朦朧美^[11]。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提到：從何處尋？認識美首先要要在感情、情緒、思維裡找到，進一步分析她的結構、形象、組成的每一部分，得出和諧的規律，節奏的規律。園林建築裝飾、建築形象都在著重表現飛動之美，園林中多處「飛簷」就是例證。配合園林景觀中的花鳥蟲魚、春花夏荷形成動態「飛動之美」，讓

美在無聲中悄然而來。另外，美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審美點，將觀賞性、遊歷性、行走性、居住性融合成為一種園林，這是園林的核心，即審美是從觀賞的視角所產生的，一切美術沒有這個中心的主旨是難以談成功的。通過對視窗的觀看，打開另外視角，形成外部世界的美感，此處的「窗」，不僅是指窗戶，也包括視覺角度延伸的其他手法。所以說它納得寬、收得小，所謂「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12]。

中國古典園林作為東亞園林系統的典範，其最大特徵就是「假山類比自然造物，並在其中營造出一種美的境界」，可以總結為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美的三要素：一是建築與自然的融合，任何園林不管裡面有多少建築物，都會運用高超的技藝和手段將植物和山水元素相結合，達成一種人工與自然完美結合的狀態；二是萃取自然卻高於自然。例如在中國園林的設計裡，在水部分則是對自然界瀑布、山泉、溪流、湖泊等等的抽象體現。另外，園林中植物的佈置展現出豐富的變化和多樣性，將樹木視為園林中植物的核心內容，再搭配其他層次的綠植花卉，對植物景觀的設計不僅不追求嚴謹和規整，而是盡量模仿自然的狀態，減少人為因素影響的作用。第三就是意境的營造，除了包括自然界花木、山水以外，中國傳統園林還會通過各種形式的書法作品（牌匾、碑刻）、庭院名稱、對聯等等增加園林的文化和歷史內涵，提升遊客的審美價值^[13]。同時漢字、滿文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字在形式和韻律等方面都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遊客在遊覽園林時，除了欣賞園林的景觀資源，更能瞭解到園林建設的文化內核。

從本質上講，中國園林設計注重自然和意境，通過融合和昇華自然環境，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藝術意境，體現「天人合一」觀念、謙遜敬畏的思維方式，帶領觀賞者走進極具沉浸式體驗畫卷。通過對自然環境的思考，結合自然地勢、周邊環境來進行設計，使得所建園林在整個周圍環境審美觀中達到最大限度的融合，宛似天開，雖是焦點，卻似萬般星辰藏於夜空。

三、園林審美意象的西方視野

（一）基本結構

在西方園林系統中，古埃及園林、古巴比倫園林、古希臘園林、古波斯「天國樂園」、至英國的斯塔德利皇家公園、法國的凡爾賽宮、西班牙的紅宮（阿爾汗布拉宮）、俄羅斯的冬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等即使各自生成的表象結構繁雜多樣，但其環境藝術審美都是當時自然條件、人文條件、社會發展狀況、宗教思想和人們生活習俗的綜合反映和情感表達^[14]。西方園林系統中建築力求嚴謹和理性，建築物居於園林的中軸線起點，以此軸線控制園林空間，並伸出副軸，網格縱橫交錯點分佈水池、噴泉、雕塑等小建築物。

西方園林更加理性，崇尚改造自然，善於發現自然界的有機幾何元素，通過規整而有序的幾何圖形體現園林的對稱美。園林設計以人居建築為主體，居高臨下，植物、山石都是配角，整體莊嚴肅穆，呈現建築中心與幾何之美。以數位理論呈現西方景觀美學，排斥自然風景的應用範圍參與景觀設計，而是通過自然界中可以使用的資源抽取出來進行變更。用精細的幾何和數學，力求在景觀配置中達到形式化的固定模式。它的發展觀念認為自然需要人的干預，去除它們的天性與自身容貌，適合幾何造型與對稱定律。主要特點有：第一，在空間佈局上體現嚴格的幾何圖案。園林內部以縱橫道路交錯切割成規整幾何方形小廣場，在廣場中央設置水池、雕塑、噴泉等景觀小品，其他建築都與中心小型建築、小品呈現比例縮放的幾何關係，突出大型和中心性建築。第二，在視覺上就遵循形式美的法則，嚴格對整體各個組成要素進行設計，主從分明，給人以秩序感和清晰明確印象，通過規律性與邏輯性直接帶給人以視覺震撼。從幾何美學入手，凸顯數理美學，以此幾何佈局直截揭示造園思

想。第三，園林以建築為中心，為建築主人服務，建築體量遠大於山石、植物、水體等其他要素，圍繞建築進行園林設計與營造，建築作為園林主線其他園林事物的形狀及分佈都是以正方形或者圓形為主，以散點形式圍繞建築形成。

（二）意象表達

第一，從16世紀的中葉到17世紀中葉的一百年，大行「意大利風」，古典主義成為文藝復興園林藝術之源泉。

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不僅推動文學、建築、繪畫、音樂、醫學和科學等繁榮，也極大地催生園林藝術發展。歐洲庭院由原來的幾何型向巴羅克風格的曲線型發展。在文藝復興後期，人們更注重表達自我情感、新奇與幻想化的「手法主義」風格。意大利台地園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園林藝術的傑出代表，其意象表達深刻而豐富。從融合自然與人文的傑作到軸線與對稱的美的追求；從水的靈動與音樂的旋律到雕塑與園林小品的點綴；從幾何型向巴羅克藝術曲線型的轉變；每一個細節都凝聚設計者的智慧與匠心。

融合自然與人文的傑作：意大利台地園，是歐洲園林的一個分支園藝，其獨特之處在於將自然地形與人文理念完美融合。這些園林通常選址於風景秀麗的丘陵坡地上，在主建築通常會選址在山坡上面的位置，在前邊用一系列階梯的形式來營造不同級數的平台，同時在上面可以設置為不同的花園、水池、噴泉、雕塑等。這既能表達人對大自然的改造能力和改造成就，又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關係。在小徑間的階梯、中間路線兩邊的大片樹林、精緻的細節等，組成了一個個生動的人文和自然相結合的美好畫面。



圖5 意大利埃斯特莊園^[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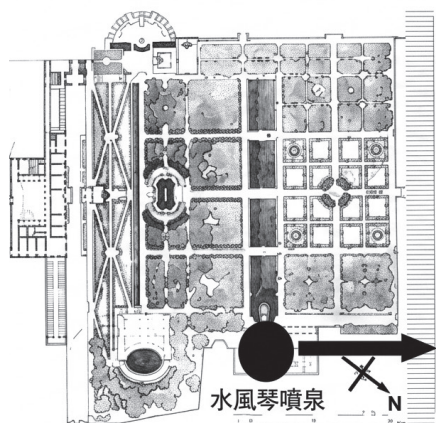
圖 6 羅馬美第奇莊園^[16]

軸線與對稱的美的追求：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台地園，強調軸線和對稱的佈局。在園林中，一條中軸線貫穿全園，將各層台地緊密聯繫在一起。軸線兩側，景物和道路往往呈對稱分佈，形成了一種秩序井然、莊重典雅的美感。這種佈局方式不僅體現了人類對美的追求，更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理性、秩序和和諧的崇尚。

水的靈動與音樂的旋律：水是意大利台地園中的靈魂元素。園林設計者巧妙地利用地形高差，創造出豐富多樣的水景效果。先將水流集聚在一個蓄水池中，再沿著斜坡引導形成溪流、階梯跌水，到了下部的平台處則利用水位落差產生水壓，以創造出各式噴泉。這樣層出不窮的水景不僅為園林提供動力和生命力，同時也通過水聲、水面映照等構圖手段創造了一幅夢幻般的空間景觀。

雕塑與園林小品的點綴：意大利台地園中，雕塑與園林小品作為點綴元素，同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雕塑通常是來自經典性的故事題材，由工匠反復加工，展現出耀眼的色彩，與深綠的植物、清澈的水和藍天交相輝映，給人們帶來一種視覺的衝擊和質感上的反差。除此之外，公園中其他的雕塑性藝術，例如石材護欄和石材花盆等都是其巧妙的藝術。他們與這些雕塑一起裝飾公園，使其更具魅力和多樣性。^[18]

從幾何型向巴羅克藝術曲線型的轉變：隨著文藝復興後期「手法主義」盛行，將原先幾何型意大利台地園林設計，趨向曲線型巴羅克藝術進行轉變。這一時期的園林更加注重追求新奇、誇張和裝飾性效果。園林中的建築體量增大，林蔭道縱橫交錯，植物盆栽的花形裝飾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對水的運用上也有新的發揮，利用流動

圖 7 意大利埃斯特莊園中的水風琴噴泉^[17]

水、靜水、聲音、光線配合雕塑出現了如水風琴、水劇場等奇妙的水景觀，這是該時期的一大特色。這些變化不僅反映了園林藝術的發展與創新，更體現了人類對美的不斷探索與追求。

第二，從 17 世紀中葉往後的一百年，法國領導歐洲園林潮流。

其中凡爾賽宮的意象表達尤為突出，成了古典主義復興的典範。凡爾賽宮位於法國巴黎市的西郊，是法國在歷史上具有標誌性的建築，從 17 世紀中葉開始，隨著法國絕對君權的加強，路易十四決定修建一座能夠彰顯王權威嚴與榮耀的宮殿。凡爾賽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不僅是權力的象徵，更是藝術的殿堂。

古典主義強調對古希臘和古羅馬宏大建築風格的模仿，復興古典主義則是再現西方古典文明的榮光。在凡爾賽宮的設計中，這種風格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宮殿的整體佈局嚴謹對稱，立面比例和諧，充分展現了古典主義追求秩序、理性和永恆之美的精神。同時，宮殿內部的裝飾也充滿了古典主義的元素，如精美的壁畫、雕塑和傢俱等，都體現了對古代藝術的崇尚與致敬。



圖 8 法國凡爾賽宮^[19]

權力與榮耀的象徵：凡爾賽宮作為法國王權的象徵，其意象表達首先體現在對權力與榮耀的彰顯上。宮殿的宏偉規模、華麗裝飾以及嚴謹佈局，都無不透露出王權的威嚴與尊貴。特別是鏡廳 (*Galerie des Glaces*)，作為凡爾賽宮內最重要的大廳之一，其長達 73 米（一說 76 米），寬 10.5 米，牆壁上掛滿了巨大的鏡子，反射著窗外花園的美景，宛如光輝燦爛的仙境。這一設計不僅令人歎為觀止，更彰顯了國王的權威與榮耀。



圖 9 法國凡爾賽宮中的鏡廳^[20]

藝術與文化的交融：凡爾賽宮不僅是權力的象徵，更是藝術與文化的搖籃。在這裡，許多著名的藝術家、音樂家和文學家活躍於宮廷之中，他們的創作與表演為凡爾賽宮增添了無盡的藝術魅力。宮殿內部的壁畫、雕塑和傢俱等裝飾品，都是當時藝術創作的精品。同時，凡爾賽宮還定期舉辦音樂會、展覽和節慶活動等，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也使凡爾賽宮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活力^[21]。

自然與人工的和諧：凡爾賽宮的園林設計同樣令人驚艷。設計師安德列·勒諾特爾將其打造成一個「人造自然」，整個花園覆蓋面積達到 800 公頃，擁有剪裁精美的草坪、花壇和樹木，還有各式各樣的噴泉。這些設計不僅展現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與改造能力，更體現了自然與人工的和諧共生。特別是「太陽噴泉」，象徵著路易十四的權力與輝煌，成為了凡爾賽宮園林中的標誌性景觀。



圖 10 法國凡爾賽宮禦花園^[22]

第三，從 18 世紀中期起，英國成為潮流的帶頭者。從 18 世紀中葉起，英國逐漸形成「莊園園



林化」^[23]、「畫意式園林」、「園藝派」的發展脈絡，並在園林藝術不斷更新中引領潮流。英國優雅自然之風與法國奢華浪漫、意大利熱情理想截然不同。

「莊園園林化」時期：主要涉及 18 世紀 20 年代至 80 年代，英國園林追求純粹自然美，摒棄古典主義園林的千篇一律，努力在景觀營造中探索「自然精神——地區固有的規則」。這一時期的園林設計因地制宜，注重將自然美景運用於公園，強化園景的穿透性和流暢感。例如，採用幹溝以分隔花園、林園和牧場等用地，既實現物理分隔作用，又兼具了灌溉和洩洪的功能，體現了英國園林的實用與美觀並重。

「畫意式園林」：主要是 18 世紀中期以後，浪漫主義思潮開始主導歐洲，引領著英園構成「畫意式園林」。這一時期的設計強調對古時鄉村景色的追思，設計精緻的如哥德式的各種小建築與微型建築，並模仿古遺址或頹廢狀況，營造出一種古典或古代風味，以及為創造一幅迷離而令人難以理解的畫面，增加了大量的農舍、洞穴、瀑布等更加原初的自然元素，這些花園呈現出原野式的豪放、多樣與無規則之美。

「園藝派」時期：進入「園藝派」時期，英國園林藝術進一步成熟和發展。這一時期的園林設計更加注重細節和精緻感，園藝家通過精心修剪和佈局，使園林中的植物和建築相互映襯，形成了一種和諧而優雅的美感。同時，隨著具有現代色彩的職業造園家逐漸成為一個專門和固定的職業，造園藝術也逐漸受到商業利益的控制和驅使，同時，隨著配色要求的專業化需求不斷攀升，專業的景觀設計人員被作為一項職業獨立起來，園林藝術也開始受到商業利益的影響，但這並未影響英國園林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24]。

從「莊園園林化」時期到「畫意式園林」時期再到「園藝派」時期，英國園林藝術經歷了從追求自然美到注重畫意表達再到強調細節精緻的發展歷程。這一過程中，英國園林不僅展現了其

獨特的優雅與自然之風，還深刻影響了世界園林藝術的發展。

綜觀 16 至 18 世紀歐洲園林藝術的演變，意大利以台地園的壯麗展現了文藝復興的熱情與理想追求，法國凡爾賽宮則以其古典主義復興的奢華浪漫樹立了權力與藝術的巔峰，而英國則通過莊園園林的自然美、畫意式園林的浪漫情懷及園藝派的精緻優雅，詮釋了優雅與自然的完美結合。三國園林各具特色，共同編織了歐洲園林藝術史上璀璨奪目的篇章。



圖 11 斯托海德園主景觀^[25]

（三）生成機制

西方園林審美意象的視野，植根於「秩序中彰顯理性與浪漫」的美學理念，其創作精髓在於「模仿自然以求超越，以幾何構圖展現宇宙秩序」。西方園林藝術，是在深刻理解自然法則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理性的梳理與重構，旨在通過精確的數學比例與對稱佈局，揭示自然界的和諧之美。園林設計者以哲人的眼光審視自然，從中提煉出美的秩序，進而在有限的園林空間內，模擬並昇華無限的自然景觀，實現美的幾何化演繹。在這一審美意象的生成過程中，西方園林首先將自然視為可度量的物件，運用幾何學原理規劃佈局，如巴黎的凡爾賽宮，其宏大的軸線佈局、對稱的噴泉與修剪整齊的草坪，無不體現出對秩序與理性的極致追求。園林中的每一處細節，都經過精心計算與設計，力求在視覺上達到一種近乎完美的平衡與和諧，展現出一種超越自然的理

想美。

西方園林善於運用雕塑、噴泉、紀念性建築等元素，賦予園林以深厚的文化內涵與象徵意義。這些元素不僅作為裝飾，更是園林主題與情感的載體，引導遊人在欣賞美景的同時，思考更深層次的哲學與藝術問題。雕塑的力與美，噴泉的靈動與歡快，共同編織出一幅幅充滿生命力與想像力的畫面，使園林成為情感與理性交織的藝術殿堂。

此外，西方園林還擅長運用光影變化與色彩對比，創造出豐富多變的視覺體驗。日出日落時的光影交錯，四季更迭中的色彩斑斕，都被巧妙地納入園林設計之中，使園林空間呈現出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韻律^[26]。這種對光影與色彩的敏感捕捉與運用，不僅增強了園林的立體感和層次感，也讓遊人仿佛置身於一幅流動的油畫之中，感受到時間的流轉與生命的律動。

西方園林審美意象的視野，是在對自然深刻認知的基礎上，通過理性的規劃與浪漫的想像，構建出一個既符合宇宙秩序又充滿人文關懷的理想世界。它不僅僅是對自然美的簡單模仿，更是對人類智慧與自然之美的深刻致敬，引領著每一位步入其中的遊人，在理性與浪漫的交織中，探尋生命的真諦與宇宙的奧秘。

四、結論

（一）中西園林美學差異

中西方園林由於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哲學及美學的不同，其風格迥異，各具特色。具體差異如下：

（1）自然美與人工美

中國園林人工建築儘量順應自然，追求山環水抱，花草樹木任其自然之原貌，將人工痕跡消磨掉，「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西方園林用人工方法改變自然，體現人工美，在對稱佈局與嚴謹規則中體現幾何圖案美。

（2）意境美與形式美

中國造園注重造「景」和增「情」，借景抒情，發人深思，使之情景交融，營造詩情畫意。西方園林以軸線對稱、均衡佈局、幾何構圖，形成理

性的韻律節奏感與刻意的形式美。中國園林重在賞心，西方園林重在悅目。

（3）自然擬人化與人化自然

中國園林尋求自然界中能與人引起共鳴的要素，使之抽象化、人格化、典型化，在情感契合中「暢神」。西方園林認為自然美只是初級的、素材性的美，要以人工雕琢才能趨向完美。園林以人工營造為主，應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才能達到完美。

（4）含混與明晰

中國園林力求含蓄、謙虛、深沉、虛幻，大中見小，小中見大，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虛虛實實，亦藏亦露，亦淺亦深，在混沌中雜糅交織，渾然一體。西方園林主次分明，重點突出，層次關係明確，空間段落分明，有明確的邊界和空間範圍，呈現秩序井然和清晰明確之印象。

（5）出世與入世

中國園林開池築島，營造「一池三山」。魏晉南北朝，加持歸隱田園思想。明清之後失意文人參與造園，使得古典園林保持個人性、私密性、小眾性特徵。西方園林王公貴族可宴賓客、開舞會、演戲劇，園林成為露天文化交流場所，富含園林參與社會事物公共屬性。

（6）重情與唯理

中國在明代之前以工匠造園，至明代科舉不暢，文人方才參與造園，園林與繪畫、詩詞、音樂、文學等互文，在「重情」中體現傳統美學。西方古典時期強調理性對實踐的認知導向作用，以「唯理」美學思想產生幾何圖案形式的園林風格。

（二）環境藝術審美合流

中國傳統園林以靈囿和園圃作為起源，而西方園林的誕生則與聖林、園圃及樂園有著深厚淵源。園圃作為私家園林的早期形式，承載了休閒與觀賞的功能。與此同時，靈囿在中國古代用於祭祀神靈，而聖林在西方則與敬奉上帝的活動有關^[27]，二者均與早期宗教儀式緊密相連，反映出園林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與宗教活動的關聯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園林和西方園林建築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形成分野：西方園林體現幾何之美，東方園林崇尚意境之美。然而細究其內在機理，



雖然東西方園林藝術在不同的空間中發展演進，整體趨勢仍然存在一定合流。

從形式規則來看，西方園林著重表現提取自然元素並加以改造，和東方園林「雖為人作，宛自天開」，兩者都是以自然為師，都是人類對於自然萬物學習，展現的都是一種從自然習得之過程。

從社會意識形態上，無論是西方宮殿式園林，還是東方的皇家園林、江南文人園林、寺廟道觀園林，園林都服務於特權階級，都希望將自然萬物納入自家，以此展現無人可及的地位或者清高品格。

從環境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東西方園林具有人類同一性。儘管造園年代、環境、背景不同，但是造園目的逐漸一致，它們都是對現實生活中環境缺陷的一種補充，旨在滿足人類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需求^[28]。工業革命的勝利使得西方園林強調改造自然，以人駕馭自然，但是自然界以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等多次報復人類，使得文藝復興之後、二戰之後西方重新思考「人與自然」兩次高潮。同樣，隨著中國獨立自主開啟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46年以來，中國現代園林建設不斷反思「人與自然」主題。東西方人們同時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要性、緊迫性。

中西方園林藝術即使發展時空不同，但是隨著時間推進，中西方園林藝術逐漸展現出深層次的環境藝術審美趨同，從形式到審美觀念再到文化意境，中西方園林環境藝術的合流之勢不可阻擋。西方園林從最開始的直接模仿大自然，到改造自然。東方園林從「師法造化」到「中得心源」，東西方都走向藝術意境的綜合創造，兩者審美觀念和心態趨同也反映了人類環境藝術審美的合流。

基金專案：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2023年度主題案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基因識別與文創設計》(ZT-231000717)、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規劃專案《北京古都藝術空間因數挖掘與遺產保護(21YTB020)》、中國高等教育學會「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規劃課題」重點

專案《基於文化遺產的通識教育「雙向」實施途徑(22SZJY0214)》、北京理工大學2024年教育教學改革重點專案《基於遺產公約與文明互鑒的設計學類本科專業綜合素養提升研究(2024CGJG017)》、北京理工大學2024年「研究生教育培養綜合改革」課程建設專項「教學案例」《從公約認知到文明互鑒——文化遺產創新設計案例》。

致謝：崔玥琦(知藝書院22級本科生)、姜智琪(知藝書院22級本科生)參與搜集資料與討論，特此致謝。

- [1] 朱迅、張伶伶：《當代環境藝術的審美描述》（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81頁。
- [2] [美]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著、滕守堯、朱疆源譯：《藝術與視知覺——視覺藝術心理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614-618、622-631頁。
- [3] 傅熹年：《傅熹年中國建築史論》（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1年），第1-502頁。
傅熹年：《中國古代建築概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1-232頁。
劉敘傑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原始社會、夏、商、周、秦、漢建築》（第一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年），第1-612頁。
- [4] 戴秋思、楊玲主編：《古典園林建築設計》（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頁。
- [5] 劉連強、劉子龍：〈承德避暑山莊新所、御路遺址的發掘〉，載《文物春秋》2016年第101期，第58-62、104頁。
- [6] 王濤濤：〈談承德避暑山莊歷史文化的回溯與發展展望〉，載《旅遊縱覽》（下半月）2016年第24期，第279頁。
- [7] 何曉靜：〈江南園林：山水意象的營造與表達〉，載《光明日報》，2024年8月11日（第12版）。
- [8] 鄭青雲、謝朝：〈山水構圖下拙政園水體設計要素研究〉，載《傢俱與室內裝飾》2022年第29期(6)，第98-104頁。
- [9] 倪漫、楊磊：〈徽派傳統建築文化在現代城市園林景觀設計中的運用〉，載《綠色科技》2018年第15期，第23-24頁。
- [10] 楊閻：〈中國園林的意境美〉，載《綠色科技》，2012年第2期，第61-62頁。
- [11] 栗維琥：〈淺議中西方園林的美學差異〉，載《綠色科技》，2014年第1期，第81-83頁。
- [12] 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16、63-67頁。

- [13] 許娟：〈中西方園林建築藝術風格差異比較〉，載《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學報》，2019年第36期(10)，第91-92頁。
- [14] 鄺芷若，朱建寧：《西方園林》（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 [15] 丁建坡：〈意大利台地園的典範埃斯特莊園——淺析景觀美學〉，載《美與時代》（城市版）2015年第7期，第29-30頁。
- [16] 韓晶：〈淺談意大利台地園造園的藝術〉，載《綠色科技》2013年第7期，第107-109頁。
- [17] 丁建坡：〈意大利台地園的典範埃斯特莊園——淺析景觀美學〉，載《美與時代》（城市版）2015年第7期，第29-30頁。
- [18] 李雯雯：〈法國風景園林的多重敘事方式研究〉，載《美術文獻》2019年第9期，第17-18頁。
- [19] 朱涵卿：〈凡爾賽的珍寶——凡爾賽宮苑實地調研報告〉，載《美術教育研究》2019年第23期，第62-63頁。
- [20] 梁鳳英：〈奢華的凡爾賽宮〉，載《就業與保障》2019年第12期，第36-41頁。
- [21] 朱涵卿：〈凡爾賽的珍寶——凡爾賽宮苑實地調研報告〉，載《美術教育研究》2019年第23期，第62-63頁。
- [22] 梁鳳英：〈奢華的凡爾賽宮〉，載《就業與保障》2019年第12期，第36-41頁。
- [23] 張園園：〈英國園林傳統及其文學敘事〉，載《中國果樹》2020年第6期，第151-152頁。
- [24] 卜雄偉：〈「伯林頓文人園」與18世紀早期的英國園林〉，載《美術大觀》2021年第5期，第100-103頁。
- [25] 雷晶晶：〈不可通約的現代性：18世紀英國不規則園林的自然觀念〉，載《中國園林》2023年第39期(12)，第81-87頁。
- [26] 錢文哲：〈論西方建築史上空間的演變〉，載《門窗》2016年第12期，第220、222頁。
- [27] 王琴，陳雄：〈相似性、同一性和差異性：中

西園林藝術的異同〉，載《大眾文藝》2013年第20期，第75-76頁。

- [28] 周武忠：〈試論中西園林藝術的同一性〉，載《中國園林》，1989年第2期，第10-12頁。

On the Comparison of Aesthetic Imagery in Gardens, Perspective and Cultural Convergence

Zhang Zu-qu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wo typ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and Western classical garden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both reflecting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ge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basic structure, image expression,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and Western classical gardens based on aesthetic imagery.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gardens can be summarized as natural beauty and artificial beauty, artistic conception beauty and formal beauty, personification of nature and personification of nature, ambiguity and clarity, emergence and entry into the world, emphasis on emotions and rationality.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humanity is also a whole. Eastern gardens have evolved from "learning from nature" to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the heart", and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moved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convergence of aesthetic concepts and mentality between the two also reflects the convergence of human environmental art aesthetic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Western classical gardens, Aesthetic imagery,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convergence